

「痞子蔡」新書內地出版 低到塵埃裡的別樣純情

台灣知名網絡小說家蔡智恆（網絡上暱稱為「痞子蔡」）的《阿尼瑪》圍繞著「愛情」、「初戀」、「青春」、「暗戀」這些人們心中永不退熱的主題娓娓道來，在情節（「傷感+浪漫」）、敘述（「清麗+優美」）、格調（「健康+陽光」）等方面都延續了「痞子蔡式」的清新細膩風格，學生時代的純粹愛情在作者平淡的描述中不禁令人回憶起自己的青春時代。

文：潘啓雲

故事以台灣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大學生活為背景，蔡智恆講述一個校園的純愛故事：「我」是一位靦腆害羞的高中男孩，「她」是一位擁有如梔子花般美麗臉龐的高中女生，他們在公車上「不斷地偶遇」。雖然她打動了「我」的心，但「我」卻沒有進一步追求，兩人只是在公車上簡短客氣地交流；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不知道對方的住處；但他們有着一種無聲的默契，每天似乎都在期待着這個搭車的美麗時刻。梔子花女生身上散發的香氣細膩且濃郁，「我」只是周而復始地站在梔子花女生旁邊，不逾矩……相見不如相念，所以上了大學，「我」依然默默地等待與尋覓，在茫茫人海中與「她」再次相遇。

「阿尼瑪」一詞出自瑞士著名心理學家榮格心理學理論（「阿尼瑪」和「阿尼姆斯」是榮格提出的兩種重要原型。榮格認為，無論男女都會有異性的潛藏性格存在：「阿尼瑪」原型為男性心中的女性意象；「阿尼姆斯」則為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象）。換言之，「阿尼瑪」是每個男人心中都有的女人形象，是男人心靈中的女性成分——它身上有男性認為女性所有的好特點。按照蔡智恆自己的解釋：「阿尼瑪」的意思為每個男人心中唯一認定的女孩——不管曾經邂逅多少女孩，他的心中永遠只會有一個阿尼瑪。

蔡智恆以「阿尼瑪」為書名很容易讓人想到柏拉圖在《會飲篇》提到的我們人類的另一半：每個男生都有他唯一的「阿尼瑪」，而每個女生卻有好幾個「阿尼姆斯」。這也許便能夠成為女生偶爾犯「花癡」的最為「科學」的有趣解釋。「舞會」、「露營」、「迎新」、「社團」……這些最能夠代表大學生活的字眼，無意間會讓同齡的讀者都能身臨其境。雖然蔡智恆之前的作品常提及校園生活，但《阿尼瑪》偏重在「社團」方面，這是他以前很少碰觸的題材。

小說的故事並沒有因為榮格的複雜心理學理論而變得枯燥，但簡單的愛情故事反而動人：在那個電腦、手機、微博、微信、QQ等還沒有普及或者還未出現的年代裡，「我20歲的人生像白開水一樣，雖然平淡，但很健康。只因認識了梔子花女孩，我才會沸騰」，這讓小說整體散發出一股復古的氣息。由此，人們從《阿尼瑪》中也可以明顯地感受到蔡智恆早期作品裡獨有的青春氣息，排版也保留了當年BBS的寫作風格。雖然作家的閱歷並沒有在小說中得到體現，但小說描繪的依舊是純純的校園之愛，如同進入琥珀之中被永久地保留了一般。



蔡智恆 網上圖片

相忘於江湖或執着回憶

早在1998年學水利工程出身的蔡智恆用「痞子蔡」的網名在BBS上發表純愛小說《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輕舞飛揚」和「痞子蔡」成為了一代人的網絡記憶。其清新的文筆、幽默的文風、網絡對話式的語言，給人們帶來「陌生化」的閱讀體驗，也令蔡智恆迅速成名，無數人特別是年輕男女感動於「輕舞飛揚」和「痞子蔡」的愛情。尤其是小說中的一些特別句式，曾經像病毒一樣傳播着，成為一代網絡文學讀者的「暗號」或印記。

由此，《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迅速竄紅網絡，翌年以紙質方式出版，引來讀者對網絡文學的極大興趣，



《阿尼瑪》，蔡智恆著，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3月）

2000年初又以簡體版現身內地，發行量達50萬，連續22個月位居內地暢銷書排行榜前列，給網絡文學發展帶來極大鼓舞。此後，被譽為「網絡文學宗師」的蔡智恆陸續承接了他的這一文風，寫出了諸多愛情故事，尤其是「瓊瑤式」的純情，如《雨衣》、《愛爾蘭咖啡》、《樹寄生》、《夜玫瑰》、《洛神紅茶》、《亦怨與苛雪》、《孔雀森林》、《暖暖》、《回眸》等，故事中的主人公或擦肩而過，或相忘於江湖，或執着回憶，彼此之間發生淒婉纏綿的愛情故事。

蔡智恆曾說愛情小說最打動人的是「愛情的本身」，「就是一個女的喜歡一個男的，一個男的喜歡一個女的，兩個人在一起生世世，不一定要聲嘶力竭。」他的小說內容通常沒有大喜大悲和驚心動魄，但卻像一杯下午茶，溫暖而溫馨。

理工科「宅男」的青春情懷和思辨

眾所周知，網絡小說發展到今天，已有相當規模和陣勢，玄幻小說、盜墓小說等借助於網絡或新媒體平台興起並迅速走紅。對於古典文學以及現代技巧的綜合運用，加上快餐文化在信息時代的迅猛發展，網絡小說可謂是「異軍突起」。但是不少網絡作品取材大多是「男才女貌式」的愛情或者是古代傳說。

與之相反，蔡智恆的《阿尼瑪》卻僅僅是從青春記憶裡或「生活周遭」之中取材，對於純情的追求和嚮往卻能帶動眾多「80後」、「90後」的閱讀群體，除了迎合大眾品味之外，深層次原因恐怕是體現了現代社會的信任危機，彼此缺乏精神上的認同和溝通，人與人之間的「高牆」日益加重，「你的遠距離外是他人的身邊；他人的遠距離外就在你身邊」，「如果不再相遇，美麗的故事可以成為美好的回憶。不過如果美麗的故事繼續，那就要小心翼翼」……作者思辨式的話語從側面反映出當今失落的精神家園和人與人之間的某種情感冷漠。

「每個人都借由戀愛，尋找自己所遺失的另一半」——寫作《阿尼瑪》，或許是蔡智恆這位理工科「宅男」想要表達的一種青春情懷。大學時代的生活和愛情，點燃了作者的靈魂之光，書中卻遍尋不到慾念的火，那種差異在經歷過成年後世俗愛情的人看來，顯得難能可貴。尤其在網絡上某些人動輒要求女性「豐乳肥臀」、或是最好是自帶萬貫家財的「白富美」的當下，蔡智恆的審美觀卻是「喜歡的女生不一定要長得漂亮，只要讓我有感覺就好。讓我有感覺的女生，我總會立刻選擇特定的形容詞，然後量化她的外貌是數據讓我有百分之多少心儀的女生。」

由此，「甜美的珊珊學姐，是屬於讓我45%心儀的女生。標致的楊玉萱，是屬於讓我35%心儀的女生。洋娃娃般可愛的Jenny，是屬於讓我70%心儀的女生。漂亮的張秀琪是屬於讓我95%心動的女生……但面對高中時代曾經無數次一同乘車「偶遇」的梔子花女孩，我才明白什麼是自己的100%女孩。只要她不是梔子花女孩，對自己就毫無意義。我要的只是心中的『阿尼瑪』」。

純情，也許只有當它低到塵埃裡，才能真正打動人心。從《第一次的親密接觸》到《阿尼瑪》，總有一些青春和愛情故事使人感動乃至念念不忘，而蔡智恆以獨有的方式書寫並宣示真正的純愛是什麼。

書評

文：龔敏迪

《明代文人的命運》的精彩與蛇足

論述明代文人的命運，是個誘人的話題。明朝的皇帝大多沒什麼文化，文人們的命運自然就比較微妙了。復旦大學歷史系樊樹志教授的這本書，是對明代著名文人生命歷程的研究力作，以個案分析式的方法，對明朝十七位文人進行了論述。不僅資料詳實，筆觸細膩，而且往往發前人所未發，極具可讀性。

文人士大夫具備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於是就有了現實的舞台上，允許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作者論述錢謙益：「雖然修齊治平是每一個傳統士大夫都孜孜以求的目標，但實際上，並非每一個學問淵博的文人都適合從政為官。」文人並不一定要從政為官，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正如錢謙益寫的高舉龍神道碑銘所說：「海內清名之士，淹久不用者，其應和益廣。」但他卻忍不住一再渴望從政為官，最終演繹了：「因為書生氣太足而玩不轉政治，卻被政治所玩弄，直到被政治所拋棄。」的悲劇。「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一直面臨兩難的選擇，剛直不阿，定為當道所不容，曲學阿世，則為後世所不齒。有明三百年，直如弦，死道邊的士大夫前赴後繼，曲如鉤，反封侯也代不乏人。充分體現了士大夫個體的價值觀與道德取向。」從明朝開國時的劉伯溫、宋濂，直到明末一場糊塗塗腐敗現實中的錢謙益，並沒有像姚廣孝對朱棣說的那樣，殺了方孝孺，讀書種子就斷絕了。而這些前赴後繼的文人，在與現實的碰撞中形成的張力，正是本書的精彩看點。

看一本書是不是有「營養」，除了看提供的思想火花，還有知識性的一面，如作者介紹了何大成的《唐伯虎先生外編》，證明了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並非小說家所言；對於一些學者批評東林書院的黨爭弊病，也用《東林會約》等證據做出了否定的判斷；而王陽明之所以在龍場驛靜坐頓悟，是因為那裡沒有書，以及他的「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的不容於世的論述，也都讓人受益不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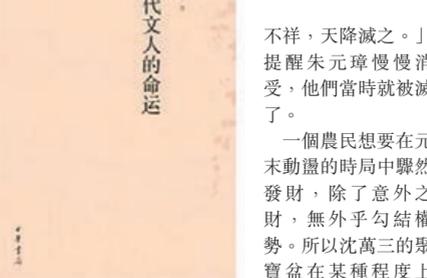
此書還有《沈萬三事跡考辨》一文。沈萬三不過是

一富翁，所以放在了附錄裡，但這一畫蛇添足之舉，卻是作者看走了眼的結果。其本意是指出顧誠教授《明朝沒有沈萬三》的「結論並非毫無根據，卻難以令人信服。」但他自己卻重蹈了覆轍。顧誠教授把文士沈達卿與沈萬三後代的沈達卿混為一談。但明人陳基《夷白齋稿》載：「樞李（嘉興）沈君達卿，起家儒林，就把他作為論據的中高啟《寄沈達卿校理》；楊基的《雨中懷沈達卿、茂卿》；還有姚廣孝為沈達卿所建《清安堂》寫銘和序的事，反過來說明了此沈達卿非彼沈達卿。樊教授則說：周莊的沈廳是沈氏後人在乾隆年間建造的。而明人劉昌的《懲奢瑣談》記載：「沈萬三家在周莊，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製爾。」

兩位教授都沒有注意到打開沈萬三之謎的鑰匙，在明人高士奇《天錄錄餘》的一段話：「洪武初年，每縣分人為哥、疇、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而每等之中又有分等，鉅富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即為秀之三者。」莫旦的《吳江誌》明言：沈萬三（沈富）在張士誠據蘇州時就死了。而其弟沈貴，則去終南山隱居，這應該是可信的。但明朝人還是繼續說：「南京的沈萬三，北京的柳樹柳。」明人筆記《蓬軒叢記》還把沈萬三誤認為是排行老三。「沈萬三」是指一富戶人家，這也是「揚名立萬」的由來。沈萬三的傳說雖然有些撲朔迷離，但從沈家人的墓誌銘，以及其姻親莫旦等人的著作中，還是可以大致了解沈家真實情況的。

陰太山的《梅園錄餘》說：「張士誠稱王，勒萬三資稿軍，又取萬三女為妃。」與張士誠周旋的，是第二代沈萬三沈榮、沈旺等人。明朝建立後，沈家又舊戲重演，除了送錢糧、出資築城，還玩搞軍的舊把戲，但情況不同了，朱元璋明白文化和財富是可以與權力抗衡的。要不是馬皇后說了：「民富敵國，民自

《明代文人的命運》
作者：樊樹志
出版：中華書局



不祥，天降滅之。」提醒朱元璋慢慢消受，他們當時就被滅了。

一個農民想要在元末動盪的時局中驟然發財，除了意外之財，無外乎勾結權勢。所以沈萬三的聚寶盆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難以明言的生財之道，這也是一個意味深遠的寓言。應該說，務農是沈家最初的基礎，陸道源分財應該是關鍵。

莫旦的《吳江誌》、明中期楊循吉的《蘇談》等書載：汾湖富家陸道源家，將財產分給了幫他打理的沈富和葛德昭兩家。陸道源看到了動亂中財富的危險而選擇了放棄。當時還有無錫的倪雲林、崑山的顧阿瑛，朱元璋時有嘉定的萬二都是如此。沈、葛二家後人分成「四葛四沈」，沈旺和第三代的沈玠當了不敢要俸祿的小官，最終都逃不掉被牽扯進朱元璋一抓就靈的「胡藍案」中。第四代沈德全時，連同沈旺等都被一鍋端了。聚寶盆招來了財富，也招來了滅門之禍。王世貞的《明史·佞幸傳》說：其後人沈文度拿錢財去靠宦官紀綱，說明朱棣時沈家還有漏網之魚。「四沈」並非被一次性處理，說其後人被流放到雲南和遼陽，都是說得通的。

《明代文人的命運》一書由中華書局於2013年8月出版以來，受到了許多愛書者的好評，讀起來也確實會感受到作者「精神的寄托，思想的抒發，個性的張揚。」

書介

圖文：草草

鐵山之家

作者：約翰·哈特
譯者：尤傳莉
出版：春天



鐵山之家是在北卡羅萊納州山區的一所孤兒院，對麥可和他的弟弟朱利安而言，這是一個黑暗的地獄。自小被遺棄於河畔的兄弟倆，從來沒有遠離過麻煩，特別是朱利安。飽受欺凌的他忍無可忍殺了其中一名長期欺負他的院童，為弟弟頂罪的麥可遠走鐵山之家，兄弟倆的人生從此踏上不同的道路……約翰·哈特創造了麥可這位特立獨行的豐富角色，當他宛如暗夜的孤獨幽靈般巡遊在黑白兩道，所有人性的殘酷和善良、背叛和恐懼也將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魔戒何佻人中士之旅

作者：岳圖
出版：葵花書屋



岳圖是魔戒迷，小時候看過《魔戒》原著後，即對書中的史詩式背景及奇幻經歷著迷不已。因為一份執念，他開始翻譯「港版」中譯本《魔戒》，結果一耗便是二十多年歲月。翻譯工作接近尾聲，岳圖率先推出漫畫風格的繪畫插圖集，當中夾集不少岳圖對《魔戒》人物、人名的理解，獨特又具新意，可將之視為「港式解讀」。此插圖集為《魔戒》港譯本的前奏曲，大家可率先一睹作者岳圖的「魔戒旅程」。

回應桑德爾及其他

作者：李澤厚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本書是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八十歲後的最新著作，回應目前在東西方都很火紅的哲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關於市場與道德，關於公正以及各種批評。市場經濟走向「市場社會」，一切均可你賣我買，世道已再無道德可言，桑德爾（Michael Sandel）深深憂慮這種市場對道德無孔不入的侵害。李澤厚回應指出，桑德爾卻並不反對市場經濟，也未提出反對這個「侵入」的底線，市場和道德的分界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是金錢不能買賣的？在此，他既回應桑德爾，也回應自由主義。李澤厚無意把倫理道德的根源簡單歸結為理性，他反覆強調的是歷史和教育，通由歷史生存的「情」境中產生出「禮」，經過教育，「禮」成為個體的善惡觀念，有待中國哲學登場。

小心

作者：陳韻文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富裕但仍感空虛的少婦，有外驚心，對丈夫友人心猿意馬，漣漪暗湧；初入社會的少女，已知可利用貌美天賦得償所願，尺度漸寬，後果堪虞；舞會結識的男士，帶來的並非長流細水，乃是幾乎不着痕跡的傷痛；為家計而當上計程車司機的兩女之母，發現丈夫留情處處，更對自己懷有歹意……女子要小心——是作者——編劇高手陳韻文睽違多年帶給讀者們的囑咐。

萬字固定

作者：萬城目學
譯者：涂懷芸
出版：皇冠文化



對《鹿男》天才作家萬城目學來說，平淡的日子裡總有最精彩的細節，無聊的小事也永遠最值得迷戀。於是無論寫作、旅行、美食，還是青春的記憶，都因為與奇妙的瑣事相遇而樂不可支，回想起來，就是許許多多的會心一笑。難以形容的奇想，無法言傳的幽默，這是只有萬城目學才能寫出來的一本書，生動呈現「作家的日常」與「異想天開的世界」。特別收錄：萬城目學的台灣見聞記。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